

[你说]变体的使用特征及[你说]的语法化*

谷 峰

提要 [你说]有三个变体,构成语法化链:[你说₁]>[你说₂]>[你说₃]。[说₁]表“言说”,[说₂]表“认为”,二者在许多句法表现上构成对立。[说₂]是[说]的语用法,[你说₁]>[你说₂]是语用意义的语义化,[你说₂]>[你说₃]这一过程是伴随[你说+Sq]表达功能的类推扩展而实现的;[你说₃]进一步虚化为话语连接标记和话题标记。

关键词 [你说] 变体 语法化 语用法 功能扩展

由[说]构成的[你说]有三个,它们的意义及用法各不相同:

- (1) a.李:你说什么,老余?真的辟谣了,没事儿了?(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b.“你说蒋介石好,汪精卫好,还是共产党好?”(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c.你说碰上这样的看官,是多么倒胃口的事。(张欣《多嘴》)

a的[说]表示言说。b的[说]是征询对方的看法(刘月华 1986:168)。c的[你说]只是引起话头儿(孟琮 1982:339)。c去掉[你说]后不影响句子表达,但a的[你说]去掉后句子意思变化很大。权将以上三个[你说]分别记为[你说₁]、[你说₂]和[你说₃]。

一 [你说₁]及[你说₂]句法特征的差别

1.1 带宾语。[你说₁]能带体词宾语,动词(组)宾语,主谓结构宾语和复句宾语。

- (2) a.她一下子如五雷轰顶,怔住了:“你说₁什么?”(《彭真老母遇难记》)
b.他狡猾地冲着我祖父说,“你说₁看见了我,怎么不抓住我?”(《鲁提辖的刀》)
c.“如果见到千代子,你说₁我一直惦记她!”(邓友梅《别了,濑户内海!》)
d.你说₁你是今天来,还是明天来?

多数[你说₂]用于问句中,宾语只能是谓词短语:

- (3) a.你说₂黑村这老百姓他们在想什么呢?(苗长水《终极美貌》)

* 笔者在写作中得到了洪波、王红旗、刘丹青、董秀芳、郭昭军等先生指教,谨致谢忱。本文摘引例句和统计数据时使用了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为1620万字,一并致谢。

b.那你说₂用什么法子呢? (施亮《无影人》)

1.2 否定式。[说₁]能用[不]否定而[说₂]不能:

(4) a.你不说₁我说。(《现代汉语八百词》509页)

b.*你不说₂我这次能好吗?

但[不]否定[说₁]要受许多限制:(1)[说₁]很多不是光杆儿,[不说]后要加补语,[你]和[不说]之间要插入副词或介词词组;(2)[不说₁]的宾语一般省略,或以受事成分作为次话题的 STV 或 TSV 形式出现,这一现象在上海话里也很普遍(刘丹青 2002:116-121);

(3)[你不说₁]构成的小句常不自足:

(5) a.也许昨天或者前天你就病了,但你~~不说出来~~,甚至夜里都不哼出声来。(张承志《北方的河》)

b.这人上个月在估衣街持枪抢了一家首饰店,是通缉要犯,您~~不说₁~~[],难道跟他有瓜葛?”(冯骥才《市井人物》)

c.你连这句话都~~不说₁~~,你太不够意思了。(王朔《刘慧芳》)

d.飞天神龙道:“不错,这句话你不说₁我也要说的。(梁羽生《剑网尘丝》)

e.“你不说₁我也猜得出你想说什么,你要说我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是不是?”(尤凤伟《石门夜话》)

通过调查发现不同的主语形式和[不说]配合时呈现出较大语法差异:

表一 不同主语和[不说]共现时的语法特点

不说 \ 主语	总计	+宾语 前置:后 置	一宾语	[说]的形式 光杆儿:非光 杆儿	[不说]前 +状语:一状 语	[不说]所在的 小句 自足:非自 足
第一人 称	55	8: 5	36	28: 27	15: 40	36: 19
第二人 称	32	9: 6	17	9: 23	13: 19	20: 12
第三人 称	126	25: 64	37	80: 46	64: 62	97: 29

第三人称和[不说]组合时多数带宾语,小句自足,语序符合句子的无标记信息的分布原则:从不太重要的信息到比较重要的信息(Kuno 1979);而“你”“我”和[不说]组合却和主谓结构的典型语法模式脱轨,比如否定式不以常规方式带宾语或排斥宾语,对动词形式要求严格。这是因为第三人称结构多用于叙述语体,不太受说者态度和情境影响;第一、二人称多用于对话,受语用影响常出现省略、移位等情况。依照礼貌原则(Brown and Levinson 1987):否定表达会伤害谈话人的面子,对话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否定,这就是为何“你”和[不说]的组合句法表现这样不自然;我们还发现“我”和[不说]结合时“我不说(了)”占全部 55 例中的 32 例,实际上“我不 V”在谈话中

演变成独立自足的结构体并不少见(参见陶红印 2003)。

1.3 体标记和时量宾语。[你说₁]后边可带体标记[了][过][来着], [你说₂]不能带体标记:

- (6) a. 你说₁ 你要帮我们。(你说₁ 了/过你要帮我们。)
b.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¹
c. 你说₂ 六一那天我穿什么好啊? (*你说₂ 了/过六一那天我穿什么好啊?)
d. *你说₂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来着?

[你说₁]可带时量宾语[一下][一)点]等,而[你说₂]不能带时量宾语:

- (7) a. 起明:你跟他说₁ 一下。我找他。我姓王。(《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本)
b. “索米娅!不,沙娜!你...你说₁ 点什么吧!”(张承志《黑骏马》)
c. 张:你说₂,我是那人嘛?(王朔《编辑部的故事—人民帮人民一把》)(?
你说₂ 一下,我是那人吗?)
d. *那你说₂ 点还会怎样呢?

1.4 [你说₁的]或[你说₁的 NP]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介词宾语、定语,这些用法[你说₂]不具备:

- (8) a. [PosP 你说₁的][VP 很对],我又何尝不想这样?(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b. [NP 我们][NegP 不[VP 同意[PosP 你说₁的]]]。²
c. [NP 大家][VP[NP[PosP[PreP 对[PosP 你说₁的]方案]的]争议]比较大]。

1.5 [你说₁]带问句宾语时,[你说₁Sq]表祈使,[说₁]后可加[吧₂],[你说₂Sq]表询问,Sq 除是非问句必须是[VP 吗]外,其他类问句后可自由添加疑问语气词[呢₂]:

- (9) a. 你说₁,为啥不求我教你男人?(尤凤伟《石门呓语》)→你说吧₂,为啥不求我教你男人?
b. 你说₂,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王朔《浮出海面》)→你说₂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呢₂?
c. 杨彤你说₂ 妹妹能当公主吗?(王朔《看上去很美》)

多义词进入具体语境时,因受各种因素制约往往只能实现一种意义,影响两个[说]的意义识别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 Sq 的类型。Sq 对[你说]的意义识别有很强的制约,Sq 有 a.特指问、b.反复问句(V-neg-V、V-neg-VO、VO-neg-V、是不是 VP、VP-neg)、c.是非问(主要是[VP 吗/么])和 d.选择问(是 VP₁ 还是 VP₂) 几种类型,试比较:

- (10) a. 七爷追问“你说₁,他究竟是你什么人?”(尤凤伟《石门呓语》)
b. 到头来占着窝不下蛋,你说₂ 该不该骂?(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
c. 王:诶,东宝,你说₂ 你这样合适吗?(王朔《编辑部的故事—胖子的烦恼》)
d. 您说₂ 是让她去呀还是不让她去呢? (浩然《新媳妇》)

语料库中两个[你说]所带的各种类型的问句分布如下:

表二 两个[你说]和 Sq 的双向选择限制

Sq	总计	a 型	b 型	c 型	d 型
你说					
你说 1	87	70	9	4	4
你说 2	108	31	43	19	15

宾语是特指问句的[说]多表“言说”，包孕反复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的[说]多表“认为”³；因为特指问句（Wh 问句）要求听者按 Wh 词的语义域作回答，[说]仍表示具体的“说话”；是非问句和叠加问句要求听者对命题的真值作判断，选择问句要求从特定的一组概念中指定一个（徐盛桓 1998:28）在对几个并列项的比较使[说]带上了“推测”“评价”的意味。

2. 时体特征。Sq 表示的事件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说]的意义影响很大，一般选取会话发生的当前时间为参照。试比较：

(11) a. 我怎么了？你说₁呀，我干什么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b. 七爷道：“别哭了，你说₁，他到底解没解你的腰带？”（尤凤伟《石门呓语》）

c. 司机又冷笑道：“你说₁你没动手，那你说说谁动的手呢？”（宇慧《一波三折》）

d. 哎，戈玲啊，你说₂六一那天我穿什么好啊？（王朔《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

e. 你说₂我以后还能否有权威？（毕淑敏《女人之约》）

前三例[说]是[说₁]，a 中的“了”是语气词，但还具有已然体特征（Li & Thompson 1982, 史金生 2002:90）；b 的“到底”表追究，用于疑问句（史金生 2002:105），由表“最终”的时间副词虚化而来，受“语义俯瞰”（Meaning constraint）规则制约，“毕竟”仍有标记动作事件结束的功能；c 中“谁动的手”的“的”强调已发生动作的主宾语、地点、时间（吕叔湘 1980）。d, e 里的“六一那天”和“以后”用来假设事件发生的某个将来的时间，这两句的[说]表“认为”。语料库里所有的[你说₁Sq]中，Sq 表示的事件在过去发生的共 63 例。情况如下：

表三 [你说₁Sq]中 Sq 包含的时体成分

Sq 总计	含副词[究竟][到底]	含体标记[了][过]	含已然体助词[的]	含过去时间词(组)	含原因连词[既然]
63	15	11	6	13	2

事件发生在过去，[说]多是[说₁]，[说₁]只是对已完成事件的叙述；Sq 发生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你说 Sq]不能理解为祈使句，祈使句表达的是指令行为(directives)(Searle 1969)，指令性行为的首个预定条件是 S 相信 H 能做 A，事实上没有人相信某个人能叙述出他没经历过的未来的事，故从听话人角度理解，[说]就有了“猜测”“以为”的言外义。

3. Sq 同为特指问句时，疑问词的选用。疑问词和由其构成的词组在 Sq 中可充任主宾语、定语、状语，疑问词不同使人们对[说]的理解稍有差别，比较：

(12)a.你说₁, 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 (王朔《编辑部的故事—人民帮人民一把》)

b.你说₂他怎么想的? 怎么就能写得这么好呢? (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同样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 有“了”和“的”作标记。“为什么”仅表客观地询问原因, “怎么”有诧异的语气(刘月华 1985)。后者隐含着问者认为被问事件是意外反常的, 有强烈的质疑语气(郭昭军 2003:92)。各种疑问词都可以进入两个[说]的内嵌特指问句Sq里, 只是在实际语料中两个[说]和不同疑问词的共现率差别很大:

表四 语料库中[说1]和[说2]的特指问句宾语中疑问词使用对比

说 \ 疑问词	谁、哪	几、多	什么(啥)	为什么(为啥)	怎么(咋)	怎么样(怎么着)
说1	14	6	28	6	10	6
说2	4	2	4	1	16	5

在带特指问句宾语时, [说₁]常和询问人、量度、处所、事物和询问客观原因的疑问代词搭连使用, 而[说₂]常和询问主观原因的疑问词配合, 这说明表达客观“说话”义的[说₁]和表达主观“认为”“测度”义的[说₂]在疑问范畴上对立。

4. Sq同是b、c型问句时, V和副词的选用制约人对[说]的理解。[说₂]包孕的Sq多含表达各种情态意义的能愿结构和语气副词, 如:

(13)a.夜里, 戴修亭问守护在一旁的妻子: “香玲, 你说₂我这次能好吗?” (电视剧《不灭的烛光》)

b.牛: 小余子, 你说₂, 这法庭会判咱们侵权吗? (王朔《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

c. 她问床下的男孩: 你说₂咱们两个合起来, 打得过李阿姨吗? (王朔《看上去很美》)

d. 告诉我们, 你在中国作战了几年, 你说₂我们这次去, 准有办法么? (冰心《去国》)

是非问句里“能”和动态形容词“好”结合表示根可能(root possibility), “会₂”表示认识可能(epistemic possibility)(郭昭军 2003:5,14); 可能补语式[V得R]也表示客观可能⁴, d里“准”属于推测类语气副词(史金生 2002:58)。这些情态成分和表达主观推测意义的[说₂]相谐(harmony)。b, c, d三类[你说₂Sq]中共有17个“能”(6例表认识, 11例表根可能); 10个“会₂”, 4个[V得R]式; 11例“该”2例“应该”(9例表义务, 4例表认识); 2例“要”(表义务)和1例“可以”(表允许)。表推定的语气副词6例(该2例, “准”1例, “肯定”1例), 表假设1例(万一)表性质1例(真的), 表感叹3例(多2例, 多麼1例), 表指明2例(还)(语气副词分类见史金生 2002)。[说₂]包孕的特指问里也有情态成分, “该”3例(表义务), 能7例(1例表能力, 4例表根可能, 2例表认识)。而所有的[你说₁Sq]里Sq中只出现3例

“能”(表根可能) 2 例“要”(表意愿)。

(14) a. 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 您说₁ 怎么才能顺溜?”(邓友梅《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b. 你说吧₁, 你在要干什么!?(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二 [说₂]的性质:[说₁]的初步虚化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孟琮, 郑怀德 1999: 4) 举出动词的十三项一般功能, [说₂]丢失了动词的多数功能, 孟琮(1982: 339)、刘月华(1986: 170) 都认为[说₂]相当于[想][认为][觉得], 引出说话人看法。本节比较[你说₂]和[你认为/想/觉得]的异同来探讨[说₂]的性质。

2.1 [你说₂]和[你想/认为/觉得]都能带谓词短语作宾语。

(15) a. 你说₂ 咱们现在该到哪儿去?

b. 你想/认为/觉得明天会下雨吗?

2.2 [你说₁]能带直接引语而[你说₂][你想/认为/觉得]不能:

(16) a. 你说₁: “我是一名技术干部, 是为宝中铁路建设提供第一手资料的, 不去现场怎么能行?”(《人民日报》)

b. 你说₂: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你说₂ 这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c. * 你想/认为/觉得: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2.3 [说₂]本身不表[认为], 表示[认为]是[说]的语用意义, 因为: 1. [说₂]表[认为]义只用于对话; 2. [说₂]表[认为]只在带疑问句宾语时, 况且带问句宾语的[你说₂]不都表示[你认为](见 1.6 分析)。[说₂]和[想][认为][觉得]等还有一些形式差别: 1. [说₂]可以重叠, 而后者只有[想]有此用法, 此时[想]表“估计, 认为”(吕叔湘等 1999: 576):

(17) a. 你说说₂, 这一下, 我母亲还能不占主动地位吗?(林希《婢女春红》)

b. 你想想咱们五点前做得完吗?(《现代汉语八百词》504-505 页)

c. * 你认为认为/觉得觉得天会晴吗?

2. [觉得][认为]有正反问[V 不 V]式, 对[想][说₂]进行正反提问只能是[你说/想是不是 VP], 或[你说/想 VP 不 VP]:

(18) a. 你认不认为/觉不觉得尼吉尔有意让我受到怀疑, 或者是你?(阿加莎·克里斯蒂《国际学舍谋杀案》)

b. 你说/想尼吉尔是不是有意让我受到怀疑, 或者是你?

c. * 你说不说/想不想尼吉尔有意让我受到怀疑, 或者是你?

[说₂]不能被否定, 不能带数量宾语, 表面看这符合非定量动词的特征, 实际由于[说₂]进入问句后语义变异, 原来典型动词[说]的非定量用法被限制了, 其实[说₁]的否定就很受限制; 然而[说₂]能重叠说明它还留有[说]的非定量特征, 重叠是使之定量化, 而[认为][觉得]表示判断(或断言), 只带谓词宾语, 排斥数量成分, 不能说“认为一会儿”“觉得三件事”, [认为]是个量点, 表示确定的量, 任何时候都不能重叠(定量与非定量见石毓智 2001)。这也说明[说]表示[认为][以为]是临时用法产生的一个临时

义项。但由[言说]义生出[认为]义可以从认知上得到解释,“言为心声”:言语与人的思维密不可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引申反映人类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董秀芳 2003a:55)。汉语史上这一转化反复发生:

(19) a.师曰:“大众且道,此僧会老僧语,不会老僧语?”(《五灯会元》页 607⁵)

b.你道那人姓甚名谁?哪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材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水浒传》23回)

c.你道这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红楼梦》9回)

2.4 临时用法反复使用,凝固下来,就产生了新语法规则,原来结构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语用法凝固为语法的过程是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Hyman 1984)。如果对比[你 VSq]里[说₁]和其他V的用法就能看出[说]变异的端倪。邵敬敏发现[你 VSq]里[说][看]类动词:1. 与Sq间有较大停顿;2. V之后可带语气词;3. [你V]位置自由(例句引自邵敬敏 1994):

(20) a.你说,是我瞎疑心,还是你瞎疑心?(* 你认为,我是强盗?是小偷?)

b.你说吧,你预备怎样呢?(* 你以为吧,我是谁?)

c.这道底是什麽玩艺儿,你说呢?(* 谁来了,你知道?)

邵认为[你V]有相对独立性,已经有了提醒,引导问句的作用。方梅(2001)考察了现代汉语的“认证义动词”,这组动词所带的小句宾语 1. 有独立的时体标记;2. 句法上自足;3. 可以为非内嵌式;4. 不可用代词替换等证明谓宾动词带的小句有独立表述功能,谓宾动词有向情态词方向虚化的倾向,这些标准和1.5中的[你说₂]的小句宾语的句法特征一致。故[说][想][看][猜]一类动词也有相同的虚化趋向,从句末语气词层次归属也可看到宾语小句的独立表述性和[你说]的情态化:

(21) a. [[你说₁他明天会来]吗]? (=你是不是说他明天会来?)

b. [你说₂[他明天会来]]? (=你认为他明天会来吗?)

c. [您说_{1/2}[这是怎麽回事]]?

d. * [您说这是怎麽回事]呢?

e. [[你说₁我该怎麽办]吧]?

f. [你说₂[我该怎麽办]]?

g. [您说[这跟地摊上那些黄色书刊有关]]?

[你说 VP 吗]是歧义格式,[吗]的层次归属不同说明句子的疑问焦点位置不一样;[呢]只能附在特指问结构后,[说]有两种理解,理解为[说₁]是要求回答,理解为[说₂]则[你说]只是提示语,这符合语法化的一般规律: A→A/B→B; e, g 两句层次切分不同是因为[吧]的性质不同,e中的[吧]表祈使,g中的[吧]表是非问(朱德熙 1982:211),但是 e, f 的层次不同是一种重新分析(reanalysis)现象,因为特指问[我该怎么办]之后也可用[吧],朱德熙(1982)认为这个[吧]仍表祈使,只是省略了[你说]一类的话。能省略说明该成分的有无对句意影响不大,像[你说][我看]一类成分语用上已经蕴含在后面小句里,它们是冗余的,省略后造成句尾语气词归属失落,只能附在小句后,复原这些提示成分后就会造成两种层次切分,这是由[你说]的虚化带来的。

[你说 VP 吗(吧)]有两种切分是因为韵律(prosody)和句法(syntax)的错位(mismatch),传统认为主谓结构里主语和谓语联系很松散,主谓之间可以有停顿,可以插入语气词(朱德熙 1982:95),所以语法分析时一般分析成[你[说 VP 吗(吧)]]。从韵律角度看,[你说]总处在句首,此位置的韵律管控最松(董秀芳 2002a:273),董秀芳(2003b:353-368)假设如果短语 A 是短语 B 的直接组成成分,当 A 与 B 的句法范畴相同时,A 中的成分在可以造成更好的音步组合的条件下可以在韵律上被拆开,其成分可以在韵律上越出结构边界,与相邻短语中的成分组成音步。主谓词组[你说 VP]的句法功能是谓词性的⁶,VP 也是谓词性的,谓语在韵律上可被分开,形成跨层音步[你说/VP 吗(吧)],处在同一音步的短语距离拉近,句法关系在长期使用中模糊,加上谓语部分复杂化,语义核心后移,[你说]变为次要成分,重新分析随之产生。

三 [你说₂]的继续虚化及[你说₃]的出现

3.1 如上述,[你说₂Sq]经历重新分析后,Sq 句法自足,[你说₂]成为较独立的结构,[说]表示“认为”,该结构用于问句。语法化理论认为:语法化在单向性道路上永不休止,实词一旦开始语法化就踏上了语义虚化、句法泛化、语用淡化、语音弱化的不归路(刘丹青 2001:72)。[你说]它的进一步虚化伴随[你说 S]表达功能的类推扩展而实现,经历三个阶段:

A.[你说₂+Sq] 的疑问性减弱,倾向性增强;

(22) a. “你说₂ 什么办法好呢?”(林希《婢女春红》)

b. 那么您说₂, 类似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您说₂ 类似情况会发生吗)(王朔《编辑部的故事——飞来的星星》)

c. 你说₂ 他爸是不是比他们花? (王朔《动物凶猛》)

d. 你说说,这一下,我母亲还能不占主动地位吗? (林希《婢女春红》)

特指问 a,反复问(是非问) b 的疑问程度为全疑,不包含说者的态度; c 用[是不是 VP],问句有肯定倾向,因为:一,问句的答案大部分是肯定性的;二,这种[是不是 VP]可以用[VP 吧]替换(邵敬敏,朱彦 2002:23—27)。c 在形式上虽然也是列出肯定否定两方面,事实上却表达了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认同的愿望,去掉[你说]后语气稍有改变;c 句是反诘问句,说者用这种修辞性问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这里的“能”表认识情态,句子表达否定意义“不可能不占主动地位”。[你说]很接近[你说₃],只是有时[说]尚能重叠,语法化还未完成。

B.Sq 里的成分复杂化,有时由两个小句组成,主句只保留问句的外形,全句并不是发问;

(23) a. 您说₂,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很不忧郁了? (毕淑敏《预约死亡》)

b. 你说₂,咱们要是以家庭婚姻问题为线索挖掘一下儿,是不是也能搞出点儿东西来了。(王朔《编辑部的故事——谁是谁非》)

a 句里 Sq 的主语是“我”,“我”对自己的状态应该最为清楚,而且 Sq 里有“已经”“了”等表示完成经历的成分,所以说话人的目的不是发问,而是对自己情况的叙述,

用“是不是”使语气委婉；b句[你说]带的是假设复句，是说话人在假设情境下对未来事件可能性的推测，“是不是”也用来表达委婉语气。这里的[你说₂]也可以理解为[你说₃]。

C. [你说]带的小句类推(analogy)到非问句，[你说]的表义随宾语小句而变化；

(24)a.您叫儿媳妇儿不好听，不好听。您说₃这个语言叫出来也不太好听。（《北京话口语调查材料》）

b.枪栓被冻住了，接着被土匪乱枪打倒了，你说₃要是这一仗他挺过来多好。（《大哥眼中的杨子荣》）

c. 没错儿！你说₃现在这人编哈，越编越邪乎。（王朔《编辑部的故事——飞来的星星》）

d.你说₃这些个孩子还怪招人疼的呢。

A, B 阶段[你说]的小句宾语用问句表达否定或强调等意义，此时的小句彻底摆脱问句外壳，[你说₂]的推测，认为的意义落空，三句里的[你说]作用是配合小句里的语气副词和语气词表达说话人的强调、假设、感叹、肯定等情感和态度⁷，[你说₃]处在句子的最外层，可看成句子的高层谓语，说话人认为某个命题提供的信息量不足，所以插入[你说₃]来增补一个信息量充足的命题，整个[你说₃]是元语(metalinguistic)结构，这种用法往往带有主观性(subjectivity)。

[你说₃]句法位置高度灵活，甚至可以分裂一个词组，还可以移到句外。表示元语增量(metalinguistics additivity)的成分都有这些句法特点(沈家煊 2001:pp.483—493)：

(25)a.是够让人头疼的，哈？这夫妻，你说₃，之间能不吵架吗？（王朔《编辑部的故事——谁是谁非》）⁸

b.要不她上哪儿发泄去，你说₃？（王朔《编辑部的故事——谁是谁非》）

进一步虚化的[你说₃]不再有语气和情态的功能，只用来结束旧话题，引进新话题，是一个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性质接近于有连接作用的副词（参见方梅 2000，董秀芳 2003）。

(26)a.不念后来没办法，你说₃不念怎么着，这儿学费太高啊，这燕京大学学费太高。（北京话口语调查材料—1202）

b.我的姑娘在儿童医院，是不是，你说₃我在在这儿退了休，在家里来给我来到家里来，回我在居委会，咱们这个相当的工作上，值班。（北京话口语调查材料—1204）

[你说₃]可以单独充当话题标记，或和语气词组成[你说…吧/啊]式话题框架，将进入其内的成分话题化(topicalization)：

(27)a.可是你说₃他们小时候吧，也也也念汉语，三字经儿，百家姓儿，就念这个，也念这个。（北京话口语调查材料—1208）

b.你说₃这骗子对咱国家着急的事儿吧，还挺门儿清。（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c.你说₃我们三兄弟在中国科学院啊，力学研究所，他那儿来些个同学上这来，我就不爱带字儿。（北京话口语调查材料—1305）

a 句的话题是时地语域式话题（参看刘丹青，徐烈炯 1998:132），b 句的话题与 a 来源不同，a 是话题的语法化，b 是句子的话语化（参见袁毓林 2002:103）。话题语法化是将句子的某成分，如主语、状语等标记为话题；句子的话语化可使跨层结构成为语用上的话题成分，b 就是使主谓结构成为话题，c 句甚至把定中词组都分割开了。

附论：[你说]的结构语法化和功能语法化

[你说]由一个松散的主谓跨层结构凝固为[你说₂]这个固定短语是其结构语法化，该格式不表示说者的主观态度，只不过[说]引申为“认为”义；[你说₂]向[你说₃]演化是该格式的功能语法化，[你说₃]作为表达说者主观的情态成分充当句子高层谓语，起增加命题信息度（或助成某种语气）的作用，[你说₃]的产生是在[你说]结构固化的基础上伴随其后续小句表达功能的扩展实现的，可以说[你说₃]的产生是主观化的过程，洪波（2004:259）认为结构语法化和功能语法化是两种不同的语法化，甚至有时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可能并没有因果、促发关系，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你说]的两步语法化中，前一步主要是结构语法化，[说]引申出“认为”义或可看作功能语法化，但其次是次要的；后一步进行的是功能语法化，间或有结构语法化（[你说]进一步由固定短语凝缩成词）。笔者推测：[你说₃]与“啊”“吧”组成[你说…啊/吧]式框架这种新用法的推广会使[你说]的独立性削弱，对语气词的依赖性增加，最终[你说…啊/吧]将演化为一个框式介词（“框式介词”概念参见刘丹青 2004:312），相当于[如果…的话][就…而言]等。

附注

- 1 “来着”所在的小句有多种情状类型，根据是否可以表过去时间和是否可以表想不起来的现时相关性，“来着”可以分为四类，此处“来着”与“刚才”等表过去的时间词配合，是完成体标记（见陈前瑞 2002）。
- 2 传统认为[不]是从属语，[不 VP]是偏正短语；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的中心词理论（head theory）认为[不]在句法上是投射（projection）整个短语（XP）的功能项（X），是否定短语（NegP）的中心词（head）。否定（negation）是一种重要的语法范畴，否定算子（negative operator）[不]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副词语法性质，如可单独答问：“你明天去吗？”“不（我不）。”不能说“你明天也/还去吗？”“*也（*我也）/*还（*我还）。”
- 3 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选择问、反复问和是非问存在历时演变关系。反复问句来源于正反并列选择问句（梅祖麟 1987），而 VP-neg-VP 是由 VP-neg 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新形式（朱德熙 1991，庄初升 2003），“VP 吗”（麽/末）中语气词“吗（麽）”肇端于反复问句 VP-neg 中否定词的虚化（吴福祥 1997）。
- 4 可能补语除了表达根可能外，还可以表达能力，认识可能等多种情态意义，参见柯理思（2001a，2001b）。
- 5 此条引自张美兰（2003：187），“大众且道”引导一个选择问句，小句的主动词“会”（懂得）是非自主心理动词，“会”的语义特征可概括为[+完成][-持续]（参见马庆株 1981），这是对过去动作或

变化的提问,“大众且道”可解为要听者回答,也可理解为禅师要弟子推测“老僧”的心理,正处在重新分析的节点,“大众且道”的虚化程度不高,张女士处理为切入试话题标记似不合适,此“且道”与“且道哪句是宾,哪句是主”的“且道”性质不同,后者是话语标记,作用是为了保证叙述的连贯。

- 6 生成语法的主语假设 (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 认为: 主语初始位置是在动词短语之内, 为获得格位 (Case) 移位至屈折短语 (IP) 的标志语 (Spec) 的位置。据此, 一个句子的主谓语原来都在动词短语下, 则主谓短语的整体功能同于谓语, 是谓词性的。董秀芳 (2003b: 362) 认为汉语表层结构的屈折成分没有语音表现, 所以表层结构中起作用的韵律规则很自然地把主谓短语当成一个词汇性的动词短语 VP 来对待, 而不将其看成一个功能性的最大投射 (functional maximal projection) IP。所以谓语中的成分可以越出结构层次与主语中的成分发生音步组合。
- 7 从表达功能看, “也”“还”表指明, “要是”表假设, “多”“怪”表感叹, “越”表程度变化, “的”表肯定, “呢”除表肯定外, 还有 [+申明][+情感] 等语义特征 (参见李讷, 安珊笛, 张伯江 1998; 史金生 2000, 2002)
- 8 [夫妻之间] 古代是领属性偏正词组, 现代汉语里是方位词组, [之间] 现在一般看作复合方位词, 其重新分析过程为: [NP[PosP[NP 夫妻][Pos 之]][N 间]] → [PosP[N 夫妻][Pos 之间]], [之间] 现在一般看作复合方位词, 刘丹青 (2003: 157) 认为现代汉语的 [NP 之 L] 是不可分析的词汇性化石结构, 即使这样更能说明 [你说₃] 分裂固定结构, 自由插入 (insert) 话语的能力。

参考文献

- 陈前瑞 2002 “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 第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 长沙。
- 储泽祥, 谢晓明 2002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董秀芳 2002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
- 2003a “X 说”的词汇化, 《语言科学》第 2 卷 第 2 期。
- 2003b 音步模式与句法结构的关系,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七辑,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2003c 论“X 着”的词汇化,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方 梅 2000 自然话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 《中国语文》第 5 期。
- 2001 认证义动词和小句宾语, 21 世纪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 香港。
- 郭昭军 2003 《汉语情态问题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洪波, 董正存 2004 “非 X 不可”格式的历史演化和语法化, 《中国语文》第 4 期。
- 柯理思 2001a 从普通话里跟“得”有关的几个格式去探讨方言类型学, 《语言研究》第 2 期。
- 2001b 试探一些常见的语法化机制: [形容词+不了]格式的认识情态意义, 社科院语言所讲演稿。
- 李讷, 安珊笛, 张伯江 1998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 《中国语文》第 2 期。
- 刘丹青 2001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 《语言研究》第 2 期。
- 2002 上海方言否定词与否定式的文本统计分析,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 商务印书馆。
-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徐烈炯 1998 《话题的结构和功能》,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月华 1985 “怎么”与“为什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1986 对话中“说”“想”“看”的一种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3期。
- 吕叔湘等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定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2期。
- 梅祖麟 1987 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历史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9本，台北。
- 孟 琮 1982 口语“说”字小集，《中国语文》第5期。
- 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 1999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北京。
- 邵敬敏 1994 间接问句及其相关句类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
- 邵敬敏，朱彦 2002 “是不是VP”问句的肯定倾向性及其类型学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沈家煊 1999 语法化和形义间的扭曲关系，载石锋，潘悟云主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2001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
- 石毓智 2001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史金生 2000 传信语气词“的”“了”“呢”的共现顺序，《汉语学习》第5期。
- 2002 《现代汉语副词的语义功能研究》，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
- 陶红印 2003 从语音、语法和话语特征看“知道”格式在谈话中的演化，《中国语文》第4期。
- 吴福祥 1997 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么”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
- 徐盛桓 1998 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袁毓林 2002 汉语话题的语法地位和语法化程度——基于真实自然口语的共时和历时考量，《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五辑，商务印书馆。
- 张美兰 2003 《〈祖堂集〉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1991 “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第5期。
- 庄初升 2003 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研究》总第1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Brown, P & Levinson, S.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Hyman, L.M. 1984 Form and substance in language universals. In B. Butterworth et al. (eds.)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67-8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uno, S. 1979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yntactic rules and discourse principles.
- Li, Charles N, Sandra A. Thompson & R. M. Thompson 1982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 the Mandarin Chinese particle LE. (中文题为《已然体的话语理据：汉语助词“了”》，载戴浩一、薛凤生主编（1994），《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徐纠纠译）
-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feature of three [*nishuo*]'s variants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ishuo*]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nishuo*]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ave three different variants; [*nishuo*₁]>[*nishuo*₂]>[*nishuo*₃]forms a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 Every variant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syntax from others,[*nishuo*₂]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pragmatic use of [*shuo*]; the formalization of [*nishuo*₂]shows the semanticalization of [*shuo*]'s pragmatical implicature; [*nishuo*₃] have already lexicalized, [*nishuo*₃] is subjectivisation in the [*nishuo*₂+Sq] construc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 of expression. Ultimately [*nishuo*₃] became a discourse marker and a topic marker, We attribute this phenomenon to continual grammaticalization of [*nishuo*₃].

Keywords nishuo, variant, grammaticalization, pragmatic use, expansion of expression

(谷峰 南开大学中文系)